

军火交际花

！ 乔纳森·布莱克

鲁艺 范蕾 仲璧 晨流 译

军火交际花

712.4
228

内 容 简 介

出身贫寒，后又浪迹于影视、模特界的金发美女艾丽森·克雷格，跻身军火界，成为一枝沾满鲜血的交际花。她投靠情夫，亿万富翁康菲尔德，充当征服西非某国代理人 与佛格勒跨国公司抗衡。佛公司的秘密情报部头子斯蒂弗曾是艾丽森的情夫，两人又打又拉，各率领一支雇佣军在非洲展开决战，挑起地区性战争冲突。同时，他们又利用金钱、武器、女人，在美国政界与黑社会之间暗使手脚，开辟第二战场——鲜为人知惊心动魄的秘密战争。到底鹿死谁手，直到在小说的最后一章，才见分晓……

本书结构繁复、场面恢宏，情节大开大合而又出人意料。无疑，这是一部认识资本主义垄断社会黑暗内幕的教科书。

作者介绍

乔纳森·布莱克是作者的笔名。他生于美国，父母都是匈牙利人，他住在西班牙。他当了多年报纸的高级记者，他的“调查新闻体”写作方式使他蜚声世界。他因此也不可避免地遭到了一些人的敌视（当然也赢得了许多朋友），有几次他的生命受到威胁。他的性命得以保留，只是由于有一次军队坚持要他重新入伍——正如他们指出的那样，他在军队里要比在外面安全。布莱克的注意力总集中在烟幕后面的事实真相，他的探测腐化的卓越能力使他写出了许多极为成功的小说《世界抢劫犯》，《石油》，《驾驶金虎》，《山上住宅》，《跨国公司》，《脏物》，和最新出版的《军火交际花》。

作 者 的 话

书中的主要人物和事件是根据真人真事摹写的，而非完全的杜撰。

有些地位可怕的人，想要阴谋阻止公众知道实际上是哪些真人做了这些事。这些阴谋家就是罪孽深重的跨国公司，军火制造商和销售商，以及好几个国家的高级政府领导人。他们拥有巨大的权力，需要时他们将毫不犹豫地和残酷地行使这些权力。

这样，我就改变了人名，日期，某些地名，又增加了一些修饰性的情节。在此，我要感谢那些给我提供基本素材，亲身经历的记述和佐证文件的人。我给他们用了假名，文学上的自由发挥保证了他们的安全，使他们不致受到快速的，和相当野蛮的报复；这种事情是很有可能发生的。

即使本书有反作用，它的范围也非常有限。甚至稍有常识和观察力的读者都会把书中的人物和某些人进行联想（书中人物的尾巴不可能掩盖得特别好）。因此，把他们和更具体，更个别的人相联系也仅仅是一步之差了，这样做会使烟幕后面的严酷现实更为清晰，也更为恼人地暴露出来。

噢，对了。最后还要补充一点。这是有关书中的主角，

艾丽森·克雷格小姐的。我们间的第一次会见是在已故的美国石油巨富杰·保罗·盖蒂(他的财产达数十亿美元)举行的晚宴上;他的自传是由我代笔的。她的真名不叫“艾丽森·克雷格”,她当时要年轻得多。但她金发碧眼,美丽,而且最近才从尼加拉瓜回来,在那里她——一位职业自由的商业顾问——卖给索摩查政权价值四百万美元的非法武器。以后,我在欧洲大陆的各种场合下见过她几次。她今天的地位已足以使她不惧怕任何人了。大概只除了她自己吧。

乔纳森·布萊克

1985年 于西班牙

份。”

你这狗娘养的在敲竹杠！艾丽森心里骂道。她微笑着说：“好吧，医生。”

32

佛总公司巴索托分公司经理大院位于恩哥拉首都郊，其富丽堂皇的程度不亚于美国高薪阶层的郊区别墅。伊恩·布莱克是分公司经理，可他认为这所豪华的住宅完全适合于总督来住。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就是这里的总督。

这所住宅有二十一个房间，配有十几个当地的仆人。一侧的房间里的设备与城里的分公司总部大楼的设备相同。这绝不是为了摆排场。恩哥拉的国民经济几乎完全依赖于佛总公司；佛总公司实际上是这个国家岁入的唯一来源。

总统、内阁部长和立法机关的成员经常到伊恩·布莱克这里来。一切大事情，他们都要向布莱克请教，让他来定夺。更加明智和谨慎的是，政府官员们磋商国事时，也是在社交性拜访的借口下在这个大院里会晤，而不到佛总公司巴索托分公司总部大楼里去会晤。布莱克还经常在这里与纽约总佛公司总部秘密商讨事情交换意见，而他的部下们是无法偷听到的。

斯蒂弗·帕得盖特从苏黎世飞到这里时，布莱克在恩哥拉机场迎接了他。在驱车前往经理大院的途中，布莱克向他透露了边境事件的消息。斯蒂弗大吃一惊。在侧厅的办公室里，他一口气喝了不少浓咖啡。他紧咬着牙关，因为此时古斯配制的止痛药也止不住伤疤的疼痛。

“我们的部下绝对可靠吗？”他问。“我们的人不可能

去胡作非为吗？”

“连最小的部队都调查过了。没人离开过兵营。”

“炸弹呢？”斯蒂弗意识到艾丽森·克雷格险些丢了性命；他觉得即使克雷格被炸得粉身碎骨，他也不会在乎的。

“我的上帝！”布莱克激动地捻弄着胡子说道：“巴索托没有特工人员，这你我都知道。”

巴索托政府很少争权夺势搞排场，国内经济形势在佛总公司所属和经营的工商业的带动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这里没有情报组织，也没有臃肿的官僚机构，军事力量也很薄弱。另一方面，与姆温迪所不同的是，巴索托与其他国家保持着外交关系，并且是国际组织的成员。所以，当斯蒂弗问布莱克让政府采取了什么措施时，布莱克回答道：

“向外国使馆发出正式公文，否认袭击姆温迪边界村庄一事；抗议在联合国和非洲统一组织内对巴索托提出的指责。”布莱克使劲捋着胡子。“我在等着你和总公司的进一步建议。有吗？”

斯蒂弗点了点头。“沿边界布署部队。要快。”

布莱克脸色忧郁。“你真健忘。由于执行了佛总公司的政策，这里的‘军队’只不过是数量极少的供检阅用的部队。”二十五年来较为富裕的生活，使那些一度威风凛凛的苏族斗士们变成了和平的爱好者，变成了日本半导体收音机和当地装配的电子手表的爱好者。

斯蒂弗又点了一支烟，提出了他的看法。“这次袭击是姆温迪的军队化装后冒充巴索托军人干的。康总公司非洲矿业分公司是幕后策划者。现在边界上只要有巴索托的军队，不管人数多少，就会阻止这类事件重演。这样，伽都的白痴们在没得到更多武器并学会怎样使用这些武器之前，是不会采

取大规模行动的。在我们所需要的几周时间内，边境上就会平安无事。”

“这是赌博式的行动，但值得这样做。”布莱克同意了。

“不得不这样做——直到我们支起自己的赌桌另开一局。”

“赌桌——绝妙的比喻！”布莱克的幽默感又恢复了。”从来没梦见过有这么多荷枪实弹的骰子。你的第一号力量是我最喜欢的。”

“我自己也挺喜欢。”提起约恩·艾克正在招募的由职业军人组成的“第一号力量，”斯蒂弗感觉好多了，由于疲倦而有些暗淡的褐色眼睛重新闪现出光彩。“人数虽少，战斗力却极强。六十名精兵，一个人相当于杀人魔王兰道尔手下倍受推崇的十个歹徒。”他大笑了一声，接着说道：“发出屠杀的号令，放出战争的猛犬。”

“不是‘放出’，而是让它们‘四出’。”布莱克笑着纠正说。“这句话出自不引人注目的雇佣文人莎士比亚之口。”

“你这个机灵鬼：‘发出屠杀的号令，让战争的猛犬四出蹂躏’，《朱利乌斯·凯撒》第三幕第一场。怎么样？”

“真有你的！奇才中的奇才！受过教育的美国佬！”

“哈！庸才中的庸才！势利的英国佬！”

一阵发狂的善意玩笑，使他们的神经得到了调解。他们又集中注意力，谈起了飞行表演的事。布莱克说道：“我建议我们要加倍进行宣传。”一个袭击了别国边境的国家是不会搞大型活动来吸引局外人及外国新闻记者的。这样做还会使康非尔德一伙相信佛总公司们在做着黄粱美梦。

“很有逻辑性。”斯蒂弗说。“好。竭尽一切手段展开

宣传。”

布莱克的下一个话题是武装力量问题。斯蒂弗所购买的武器及到货日期他全都知道。但是，他指出，由于艾丽森·克雷格的努力，康总公司非洲矿业分公司在这方面已经遥遥领先了。

“金钱缩短了我们的差距。”斯蒂弗反驳道。康总公司非洲矿业分公司付的是军火黑市上通行的价格，是一般市场价格的两倍。“为了加快速度，我们付给军火厂商的价格是一般市场价格的三倍。”斯蒂弗已经花掉迈克·佛格勒的私人现款七百万美元，而且还需要花更多的钱。

布莱克故意摆不利因素。他沉着脸说：“伽都已经训练了部队，正在枕戈待旦，准备动手。可我们不得不从头做起。”

“不尽然。总之我已经告诉过你，赫思奇给我们的计划起了个最贴切的名字——背水之战。”

“勇者取胜。”布莱克耸了耸肩，承认别无他路可走。

“请问我们下一步该干什么？”

斯蒂弗朝桌子上的电话吮了吮嘴。“用电话命令那些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士兵快些赶到边界，至于我嘛，老板，我要回总公司去。”斯蒂弗在苏黎世租了一架远程喷气式飞机。飞机和机组人员正在恩哥拉机场等着他。“我还得多买些荷枪实弹的骰子——主要为了组成二号力量。一半儿会送给你作礼物，英国佬。交给你之后，你可要控制他们，珍惜他们，把他们放出来参战！”

布莱克拿起电话听筒，冷冷地说：“你可真够慷慨大方的。”

斯蒂弗做个鬼脸，站了起来。“是的，我应该少些慷慨

大方，多为晚年作些积蓄。”

“浪费精力。”布莱克正在拨动电话。“你的晚年会象我的晚年一样——迅速到来，马上结束。”他斜眼瞥了斯蒂弗一眼。“记住这个幸福的祝愿吧！祝你旅途愉快！”

新闻界对康总公司非洲矿业分公司干涉姆温迪内政的事实不予理睬。他们作了截然相反的选择——当伽都城发来第一篇关于巴索托的暴行的报道时，他们立即表示相信。

“身穿军装的士兵进行了一次凶残的袭击，留下大约二百具肢体不全的尸体……”

“杀害康总公司非洲矿业分公司美国女经理的企图失败了，而该公司另外两名美国雇员却遇难身亡。”

佛总公司虽然没受到直截了当的指责，但却被含蓄地影射为恶意的怂恿者。

“据说那个巨大的跨国公司对巴索托政府的政策及行动施加了巨大影响……”

“这家总公司发言人对此拒绝评论，将一切询问推给它的分公司去回答……”

国务卿W·斯图尔特·布莱辛加姆也在这场宣传中尽了一份力量：“……野蛮。令每个文明人感到震惊。全世界必须起来谴责这种非法的侵略。骇人听闻的是，一家美国公司可能卷入了这一事件。”

艾丽森·克雷格小姐成了“巴索托特工人员”放置的那枚炸弹的预期袭击目标。记者们在曼哈顿康菲尔德第三的家里找到了她。她告诉记者，他们是有预谋的。当然了，她这次免于一死，她认为是非常非常幸运的。遗憾的是，康菲尔德先生太忙了，以至于抽不出时间接见记者们，也不能同他

们谈话。但他授权于她，让她代表他发表如下声明：

“……研究这一恐怖事件的来龙去脉，寻求避免再次发生流血事件的办法，这些事占用了我的全部精力。对此我深感懊恼。但是，我们——康总公司及其所属的非洲矿业分公司，我和我的经理人员和雇员们，是不会被恐怖分子所吓倒的。”

克雷格小姐接着做了一个富有表现力的弹指动作，令人为之动情。

整整一吨的金矿石正在亨利国民银行的地下室里展出。“这仅仅是许许多多吨中的第一吨。”康总公司将邀请新闻记者和社会名流前来参观，凭柬入场。“噢，当然我们将允许拍照，允许录像。”

艾丽森自己也相信袭击那两个村庄的是巴索托的军队。她曾严令霍普耳紧紧控制住亨利·伽都，因此她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伽都会干出这样无法无天的事来。至于那枚炸弹，她认为有可能是姆温迪或巴索托的狂热分子干的。他们想要杀死她，以此来抗议康总公司非洲矿业分公司霸占姆温迪的金矿资源。

与霍普耳通话之后，她更坚定了上述看法。

“关于突袭村庄者的国籍问题没有什么疑问。是的，姆温迪持不同政见者在您房间里安放炸弹的可能性很小。”霍普耳在电话里说道。

“那么以前你为什么不说这样说？”

“有两条最好的原因：第一，边界大屠杀很明显是巴索托人干的，安放炸弹一事的责任推给他们容易为人们所接受。第二，姆温迪出现任何恐怖主义活动都会引起国内形势不稳。”

好一派官场行话！听起来倒是头头是道。遗憾的是，她不能与西杰交换看法。西杰虽然醒过来了，但他仍然处于抑郁状态。拒绝与别人讲话。医生正在冒着风险试图使他摆脱抑郁状态。据医生讲，目前康菲尔德正处于“10度”，属于极端抑郁状态。无疑正是这一原因才使她没有时间详尽地了解来自伽都的报道的真象。她的思想和精力都集中在康菲尔德身上了。她的当务之急是不让外界知道康菲尔德的病情，并使他的精神恢复正常。她必须留在纽约，直至康菲尔德病情好转。

为了避开围在佛总公司办公大楼前面吵着要见董事长的新闻记者们，迈克·佛格勒在皮埃尔公馆戴安娜的房间里召开了应急会议。

起居室里只有三个人：佛格勒，他的女儿，还有赫思奇。三个人看上去都很紧张。铁迈克看上去老了一千岁。赫思奇也显得苍老了许多。戴安娜今天这个样子几乎从来没人见过：消瘦、憔悴，没有心思打扮自己。她那长长的金发没有梳理。她穿着一件宽松的短外套，一条色调不和谐的便裤。

赫思奇在电话里与布莱克进行几次长谈后，极力安慰迈克父女两个。非洲国家——甚至那些马克思主义统治下的国家，对待这一新闻都保持沉默，摆出不完全相信的态度。

“我们很幸运。亨利·伽都很孤立。他没有朋友，没有同盟者。非洲的情况于我们有利。”

“造成的危害在这里！他娘的，在大洋的这一边！”佛格勒粗声粗气地骂道。“从伽都城发来的每一份电讯新闻都是对佛总公司的一次冲击。”“他没必要再说下去了。今天纽约股票市场开盘的第一个小时里，佛总公司的股票价格下跌

5点。而康总公司的股票价格却猛地上升了6点。

“但如果这些消息全是假的……”戴安娜开始讲话了。

“假的？”迈克轻蔑地笑着说：“人们读到的、听到的或者看到的就是事实。所有主要电视联播公司派出了采访小分队飞往烟温迪。到了今天夜间——充其量不超过明天，广大美国公众就会从他们的电视荧光屏上看到色彩鲜明的血案现场。秃鹫撕咬尸体的镜头会深深打动观众的。解说员顺便提一句佛总公司，就会产生不可磨灭的影响！”

“公众不会相信佛总公司会干这种事！”戴安娜大声说道。

“不相信才怪呢！”佛格勒从烟盒里又抽出一支雪茄。他没有把雪茄衔在嘴里，而是开始用手指把它捻碎。“人们喜欢相信最坏的丑闻，特别是关于大公司的丑闻。”

“这么说我们应该告诉人们，康总公司及其非洲矿业分公司……”

“不行。”这次是赫思奇打断了戴安娜的话。“没人会对他们造成威胁。他们是‘民族英雄’。他们发现了黄金，并且要把黄金运回到美国。这种‘会使美国繁荣富强’的贡献，能使每一颗爱国的心脏都兴奋起来，跳得更快。”

“康菲尔德——”铁迈克讽刺地说，“正在受到新闻界的崇拜。被当作给祖国带来财富的神灵。讨厌的家伙！”佛格勒把那支雪茄撕成两半，把碎末扔到烟灰盘里，肩膀垂了下去。“顺便告诉你们最新消息。”公司的第二号人物、首席执行官已于当天早晨辞职了。同时辞职的还有职位低些的副经理。“我怎样才能补上这几个位置？”佛格勒低声说道。“到如今，优秀人才不再想为佛总公司撑上一篙罗！”

戴安娜机敏的一番话使迈克和赫思奇都很惊讶：“您没

有失去优秀人才！见风使舵的渣滓离开了公司，对公司来说是件好事。”

佛格勒眨了眨眼，肩膀往后靠了靠，挺了起来。即使真的万般无奈下，我也要一马当先挽救局面。二十五年来，他慢慢了解了女儿；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正在不断地加深对她的了解。

赫思奇看见迈克的情绪有些转机，连忙给他鼓气。“戴安娜说得对。何况我们远远没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他虽然心里没有信心，但是却心情平静、似乎满怀信心地说着。

“我建议，为了决一雌雄，从现在起的几周内，我们要养精蓄锐，坚持下去！”说罢，他微微一笑。

“我赞成！”戴安娜想使爸爸振作起来；她极力想露出由衷的笑容，但实际上是勉强装出来的。她的微笑没有起作用。迈克盯着从烟盒里摸出来的另一支雪茄。

“也只好坚持下去了。”他冷冷地说。“我们的处境——我使大家陷得太深了，已经骑虎难下，无法减少我们的损失了。”

屋子里的气氛沉闷起来。赫思奇打破了沉闷。

“斯蒂弗几小时后回来。他也许会带来新消息，也许会想出新主意。”

赫思奇看到，戴安娜的脸上流露出期待的表情，她的手去摸头发，好象要把它理平。铁迈克的肩膀端平了，把那支雪茄塞到嘴边。赫思奇心想，这一次三人的意见总算一致了。不管还存有什么希望，全都寄托在斯蒂弗这个小伙子身上。

斯蒂弗·帕得盖特成年之后，性格顽强，独立自主。东

南亚的硝烟战火使他更加顽强，也使他抛弃了心中仅有的幻想。军事法庭上的审判，军籍的被开除，使他怨恨满腔，玩世不恭。然而他却应该感谢这些经历。正是因为苦难的磨炼，才使他能够度过了来到佛总公司之前的那些岁月。

当过陆军中尉的斯蒂弗·帕得盖特不得不与当时的风气和公众舆论斗争。曾在肯尼迪——约翰逊——尼克松时代的越南、柬埔寨战场上打过仗的人，一度被视为麻风病患者一样可怕。人们认为他们是吸毒成癖的战犯，是社会上的危险人物。对于这样的退伍军人来说，找工作是枉费心机，是扼杀灵魂的运动。头脑正常的人谁会雇用削下敌人的耳朵作礼物、用打火机点燃茅草房、同西贡妓女睡过觉的人呢？让山姆大叔照看这些可怕的怪物们吧。我们想雇用那些没去应征的大学毕业生；他们是纯洁的，没有受过玷污。

帕得盖特知道获胜的奥妙是什么。那些靠智力生存、既识时务又肯冒险的人是可以找到赚大钱的工作的。大多数公司和个人都有些特殊的、见不得人的工作要做。他们不会、也不可能委托他们的雇员或各种服务性机构来做这些事。他们宁愿用那些来去自由的散兵游勇。他们会按照要求去做，接受现款，不留任何字据，不走露一点儿风声。

中小规模的公司会说：“这些人欠我们钱。我们不想与代收欠款公司或律师们打交道。用什么办法让他们付钱由你作主。收上来的钱百分之十五归你。怎么样？”

好吧。但如果偶尔挨了拳脚，没有赏钱。

受到讹诈的主顾给的报酬更多。他们不愿去警察局报案，而且担心一旦雇用了私人侦探，私人侦探会紧步讹诈犯的后尘继续进行讹诈。有些律师们给的报酬也很高。他们急于想得到难以弄到的证据；只要不暴露这些律师们的姓名，

他们不在乎证据是怎么得到的。有些记者也是好主顾。他们想一鸣惊人，又不想担个人风险。因此自己掏腰包雇人“采访”美其名曰雇用“助理记者”。有个这样的记者雇用了斯蒂弗，一个月的工作付给他五千美元，报酬优厚。那位记者获得了普利策奖金，因为他“勇敢地揭露了”与纽约州州长的助手有关的犯罪和腐败行为，而这些助手又与黑手党有关。后来，这位记者的报纸连载文章被人编成了一本书，记者从中得到五十万美元，但这笔钱他没有分给他的“助理记者”一分钱。

在这些年月里，帕得盖特自然结识了许多不同类型的朋友。朋友们信赖他，喜欢他，欠他许多人情。他很少有求于朋友们，因此那些欠他人情的朋友们通常愿意并高兴为他帮忙。

在肯尼迪机场着陆后，帕得盖特没有直接回总公司大楼。他有个好朋友在《村之声》编辑部工作。《村之声》过去曾是反主流文化的报纸，势力和影响却很大。现在虽然卖给了鲁珀特·默多克，但仍很活跃，不随波逐流。这位朋友是一位负责人。他知道斯蒂弗提供的情况真实可靠。

“一般的报馆不会发表这些消息。”斯蒂弗说道。“他们被自己的胡说八道都弄得神魂颠倒了。”

“那些报纸总是胡说八道，这有什么奇怪的？还有什么新情况？讲吧，我注意听着呢。”

“姆温迪的恐怖活动是他们自己人搞的，吉恩。”

“有证据吗？”

“没有。根本算不上证据。证据还没搞到。”

“但你敢肯定吗？”

“敢肯定。”

“行了，扯淡。这不够写一篇报道。不过可以写成一个引人注目的短篇。‘属于仍有疑问不能定论’之类的文章。充其量只会给读者一点儿轻微刺激，如果能引起注意的话。”

“会引起注意的。康菲尔德和克雷格会注意到的。”

“你疯了？他们是不会读《村之声》的。”

“吉恩，他们每天都要读各家报纸的新闻。凡是与他们本人或康总公司有关的新闻都要读。这个小小的刺激他们会感受到的。用不了多久，你的报纸就会因‘最先察觉内情’而受到赞誉。”

“这你也敢肯定吗，朋友？”

“这只是我的愿望。”斯蒂弗老实地承认道。“只是我的痴心妄想。然而庄严的圣歌却促使我这样想。”

“我又被你说服了。每次都搬出圣歌来哄我。”

斯蒂弗真的哼了一句圣歌，然后说道：“谢谢你，吉恩。”

斯蒂弗不想用在外面等着他的公司大轿车上的无线电话机。使用电池的车内无线电话机虽然失真率极小，但耳朵灵敏的人也会分辨出来。他朝人行道上的公用电话亭走去。在离开肯尼迪机场时，他在大轿车上听到了新闻摘要。康总公司及其非洲矿业分公司的发言人艾丽森·克雷格小姐正“昼夜与康菲尔德会谈”。康菲尔德染上了流感，正在不断恢复；目前他正在十五号大街他的公馆里卧床养病。

斯蒂弗知道这个电话成功的可能性很小。她也许不在那里。即使她在，这个被他激怒过的女人也许会——或者说完全有可能拒绝同他讲话。不管怎么样，到这种地步，什么办法都值得试一试。他用手指拨着公用电话上的号盘。接电话的是个男人。斯蒂弗说道：“我是斯宾塞·帕特森。我有急